

东进生 著

浮生记

我们每一个人都深陷其中的生活

 文匯出版社

浮生记

东进生 著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生记/东进生著.——上海:文汇出版社,2017.12
ISBN 978-7-5496-2357-0

I. ①浮… II. ①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62114 号

浮生记

著 者 东进生
责任编辑 朱耀华
特约编辑 朱来扣 甫跃辉
装帧设计 张志全

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(邮政编码200041)

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印刷装订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890×1240 1/32
字 数 170千
印 张 9.25

ISBN 978-7-5496-2357-0

定 价 36.00元

序

陈钢

我与东进生交往多年，这是一个有趣的人。当然，有趣的人也是不安分的人。其实，不安分的人，就是做什么事都可以上手的人，在我的眼里，东进生可以说就是这样的标配。

东进生出身于北京城的世家，早年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，师从老一辈现实主义画家李宗津、梁玉龙等人，奠定了扎实的写实功底。后又受教于从苏联学成归来的葛维墨先生，受到苏里科夫、列维坦等俄罗斯大师影响。他的油画作品，既有印象主义绚丽耀眼的光影表现，又有和谐的银灰色调，轻盈又饱满。尤其是他的风景油画创作，以色调优美，装饰趣味浓郁，题材表现的多样性而独树一帜。一九六四年毕业后的东进生，南下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美术设计和剧本创作。在继续攀登美术事业峰巅的同时，他又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第二事业攀登。东进生这数十年来，创作了不少电影文学剧本，并搬上银幕，也发表过一些中短篇小说。这次，东进生忽然捧出了一部长篇小说《浮生记》，而且写来的是地地道道的上海都市里的浮生世情，日常生活状态。这让我不由得大吃一惊：电影文学剧本和中短篇小说的创作，与写长篇小说在表达

方式、通篇布局、传递情感等的创作方法上，毕竟有所不同，何况海派文化的汁味，又岂是能轻易把握的？这老兄轻车熟路不走，却偏偏要去走一条险路，岂不是在自找麻烦？当我把这部十多万字的《浮生记》读完了，悬着的心放下不少，就像我创作一部乐曲，在画上最后一个休止符之后，有着的一阵兴奋。

出生于上海滩有家底的上官兄弟，并不想靠父亲的事业家底。哥哥云栋开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，虽有朝不保夕之虞，好在为人大方仗义，日子也过得去。可惜一次为老友公司作担保，让他债台高筑，四处茫茫。弟弟云桦，是位颇有潜力的青年油画家，经营着一家小画廊。然而他的画廊，并不是平静港湾，其间有杀人潜逃的罪犯、江湖骗子、旧日恋人、年轻姑娘的进出。云桦的女友周静在社区文化中心工作。看似平静的社区文化中心，竟是如此不平静，社区里既有着上一辈文化人的历史情仇，也有父女恩怨，母子间生离死别，“土豪”的善举，志愿者的大爱。周静与云桦的爱情，风风雨雨，最终劳燕分飞。云桦为救一个自闭症的孩子，最后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浮生如斯，他的死像一个强有力的鼓槌，狠命敲击了一下这个庸常的世界。

上官云桦刚刚成名，生命即戛然而止。他的死像一个深渊，需要小说里的每个人物面对，也需要我们这些读者面对。“当你在凝视深渊，深渊也正在凝视你。”是的，在社会剧烈变动的今天，人心浮躁，世事难测。我们看到了生活的暗影，也能看到生活的光亮。这部作品，用一个个琐碎碎的细节，展现出时间长河里的人生百态。有些情节看似匪夷所思，譬如在拍婚纱时，竟出现大打出手的场面；譬如出租屋里，竟然演出了恐怖电影里的场景；譬如生

日的烛火，正映照着老年人的孤独……可再想一想，这些不就是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吗？不过是我们习焉不察罢了。这就是生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深陷其中的生活。

《浮生记》读来是世情小说的一路，记得古代有清人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，近代的日本文学作品中，也多有喜欢以“浮生”名之的作品。浮生的意义，是一种世情沧桑和对于当下生命的体悟。东进生的这部长篇小说，写出了在上海滩上行走的上官兄弟俩和他们周围的朋友，与当下这个金钱世界中光怪陆离的恩怨、情孽，芸芸众生于日常生活里的寥星之芒，光辉于尘海茫茫中若浮生扁舟，道出了魔都里的人性善恶与慈悲命运。在这部长篇小说里，虽然没有刀光剑影，却常有出人意料的神来之笔。故事热闹，跌宕起伏，险峰兀立。非大团圆的结尾，让人感到始料未及。在上海生活了半个世纪的东进生，南腔北调，拿捏与融合得不动声色，这就是他能上手的最大“不安分”吧。

2017年10月20日

引子

这年夏天，在颖州市乌衣巷派出所，发生了一件怪事：大热天，在派出所院子里，指导员童警官向居民借来一只马桶。那位居民说，真不好意思，我家的这个太脏，我汰汰清爽再借给你。童警官说，不必，不必，我要的就是原汁原味的。警官和他的助理小卫，把马桶抬到派出所院子当中，打开盖子，过了几分钟，满院子里弥漫起浓浓异味。附近居民闻讯赶来，站在门口，捂着鼻子看热闹，人们都弄不懂这两位唱的是哪出戏。

江南的三伏天，又热又闷，马桶的臭味实在受不了。闻了一会，小卫说，指导员，差不多了吧，受不了啦。童警官说，再闻一会，听我的没错，预防工作没做好，到时候，有你受的。小卫说，这么臭了还不够？童警官说，尸臭你没有领教过，我可知道那味。再说，这么热的天。

原来，当天上午，几个孩子在一座废弃的防空洞里玩耍，一个调皮孩子蹿到积水深处，竟蹿到一具死尸，把几个孩子吓个半死。家长报了案，派出所接到局里电话说，先把尸体捞上来，刑侦人员和法医会尽快赶到。童警官和小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总算把尸体抬到院里。小卫说，指导员，我真是知道了。不知道的居民们都被味道熏跑了。

发现的是具女尸。几经排查，死者是城关前街家具厂霍老板的独生女儿霍婷婷。霍老板的家具厂规模不小，他在颍州也算是数得着的名人。这位独生女长得如花似玉，追求的青年人自然不在少数。霍婷婷生活作风不太检点，交过的男朋友少说不下二十个，谋财情杀皆有可能。这二十几个人都进入了警方视野。刑侦人员反复排查，最后剩下两个嫌疑人。一个叫邹凯，一个叫苏子川，都是当地人。但是在案发前几个月，两个人都离开了颍州市，去向不明。警方发出全国通缉，一时没有结果，案子悬在了那里。

第一章

1

周静解开胸衣扣子，犹豫了一下，对站在画架前的上官云桦说，你转过身去。上官只当没听见，直直地盯着她。木头！周静撇撇嘴，脱下胸衣，露出雪白胸部，那对坚实的奶头倔犟地朝上挺着。上官打开照明灯，照亮了周静半裸的身体。周静的手滑落到三角裤时，看到上官正在画板上调颜色，便飞快地褪下三角裤，斜坐在画凳上。

画凳上铺着淡紫色的衬布，背景的衬布是深灰的，在灯光下，突显出周静那青春俏丽的身材。上官在画布上涂抹着，周静说，昨天画的那地方还在修改啊？上官说，肚脐总是画不好，小肚子那种弹性的感觉也没画出来呢。周静说，乳房是不是画得大了些？上官

说，不大吧。说着，朝那地方看了看，忽然放下画笔，走过去就要抱周静。周静轻轻推开他说，快画吧，下午不还有事？上官亲了亲她，又要去搂抱她的腰。周静推了他一下说，我不要，真的，今天不行。上官无奈地松开手说，那就再亲一下。正要亲上去，楼下有人敲门，带着铁链的玻璃门被推得“哐啷哐啷”山响。上官的激情跳水。周静催促道，快下去吧，有人来买画啦。上官叹了口气，快快走下楼去。

上官云桦的画室坐落在画家街的尽头，是简易的二层小楼。底层做画廊，经营原创油画；二楼是工作室，除了自己搞创作，还教几个中学生画素描。孩子们功课都不是太好，打算中学毕业，考美术学院试试运气。

画家街是前几年区政府的文化工程。二三百米长的小街两旁，鳞次栉比地排开几十家画店，有经营古董的，有卖传统书画的，也有一些美术学院毕业不久的年轻画家专卖原创油画。画作有的大众化，普通百姓买得起，卖出去的也就多一些，这叫走量；另一些自命不凡的年轻画家，标个天价，十天半月也卖不出一幅，偶尔卖出一幅，天上掉馅饼。上官云桦以求稳为宗旨，价格不高不低，以中产阶层和“海归”为对象。画廊取了个不俗不雅的名字，叫“红树画廊”，底层的面积四十平米不到，螺蛳壳里做道场，小小天地被上官布置得有情有调，墙面刷成银灰色，错落有致地挂满了他的各式油画作品，风景、静物、人物肖像，还有极富特色的水彩小品。明亮的落地长窗挂着薄纱帘，是西塘湾路小商品街上淘来的便宜货，不仔细看，还蛮像恒隆广场的高级面料。纱帘一挂，室内的光线柔和许多，墙上的油画便熠熠生辉。画廊的档次似乎也上去不

少。花小钱办大事，上官不算傻。当然，布置画廊，周静也出了不好不坏的主意，屋角放着的那座半人高的大卫雕像，就是周静的“杰作”。她说，上官的气质有点大卫的意思。

上官下楼去推销作品，周静漫不经心地翻着一本画册。她已经二十四岁了，看上去二十不到。面孔算不上很漂亮，身材却是一等一的。上官说她不上T台走猫步，简直是浪费。周静也知道自已身材好，但总觉得长相“不达标”。上官却说，看她那双眼睛，会想到苏联电影《静静的顿河》里的阿克西妮娅。中国版的阿克西妮娅没看过《静静的顿河》，权当他吹牛。上官说，男人看女人角度忒毒，你看隔壁韩柯看你的眼神，恨不得吃了你。韩柯是东北汉子，自称鲁迅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。上官看他的作品，完全一个野路子，宣纸上涂油彩；油画布放在水里再滴上油画颜色，说是创新，受到过法国画家的好评。研究生开店三个多月没有走过一幅创新画，时不时找上官借“头寸”。

周静一边翻着画册，一边听楼下的动静。画册是法国印象派画家马奈的作品集。信手一翻，竟是那幅名作《草地上的午餐》。画面上一位全裸的女子侧坐在青草地上，两旁各有一位衣冠楚楚的男士。上官告诉她，这幅画当年展出时，轰动整个巴黎，咒骂声与点赞声，搞得昏天黑地。周静悄悄查过欧洲美术史，证明上官所言不虚。

在楼下，上官与女顾客似乎是争吵了起来。接着是一阵“呼呼”的甩门声，继而一片寂静，接着，“咚咚”几声，上官奔上楼来。

他妈的。他说。

周静说，骂人呀。买卖不成仁义在嘛，何必呢。还是艺术家

呢，整天爆粗口。

上官说，这种女人少有，一块钱看得比汽车轮盘还大。周静问，那人想买哪幅？上官说，就是那幅《白桦树林》。说一千道一万，只肯出五百。我说，不要讲五百，就是后边再加一个零，我也不卖。那女人斜我一眼说，想钞票想疯了，抢银行去好吧。周静劝慰了半天，上官总算气顺了些，可画画的兴致没了，扔下画笔说，走，街口去吃肯德基。

从画家街出来，拐向热闹的大街，街口就是肯德基快餐店。放暑假没几天，店里的顾客以中小学生居多。中学生三五成群，小学生多是家长陪了来。大人不吃，坐在一旁看着孩子狼吞虎咽，有一丝担忧，有一丝欣赏。一个小胖子，没有家长陪着，得意洋洋地一边吃，一边看着眼前的另一个硕大的汉堡。上官走过去，拍拍孩子的头顶说，垃圾食品啊，晓得吧？男孩看了上官一眼，哼了哼，有点不屑。周静找了个角落坐定，片刻，上官端了大盘食物过来。周静说，垃圾食品啊。上官嘿嘿一笑说，吃的就是垃圾，呼吸的也是垃圾，这你懂的。周静咬了一口辣鸡翅说，下午的面试，我不想去了。上官说，为什么？周静说，心里打鼓嘛，上次那个招聘的家伙上来就问我的酒量。他妈……他母亲的。上官说，这回可是文化局的招聘，人家是有文化的，懂不懂？周静说，那你得陪着我，下午不要去画廊了。上官说，这是自然，文化局马路对面不是有家星巴克吗，我在那里等你，目不转睛，一心一意。周静说，不许看美女。上官说，我闭着眼念佛经。正说着，一位胖胖的中年男人走进来，直冲着那个小胖子奔过去，不由分说，上去就是两个耳光，骂

道，你吃，你吃，就晓得吃，你猪啊，你！上官见那男孩被打得七荤八素，一时竟哭不出来。他奔过去，一把拉住男人的手，喝道，你怎么可以打人？他还是孩子，晓得吗！男人横着眼，哪能，哪能，你管得着吗？我打了，哪能？他是我儿子，晓得吧？上官说，你儿子，就这么下死命地打吗，不是亲生的吧？混蛋话。那人上去就给了上官一拳。上官翻手回敬了一记。两个大男人撕扯起来。打110，打110，有人起哄，有人大叫，有人傻笑。忽然那个男孩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男人愣了愣，看看儿子，又看看上官，松开了手说，算了，算了，算你狠……我晓得你也是为我好。上官也笑了说，不打110？男人尴尬一笑，110蛮辛苦，这么热的天，省省吧。

上官半个多月没走过一幅画，天热，冒火，恨不得跟谁打上一架。眼下，对方打了退堂鼓，上官觉得很没劲。上官在美术学院打架出了名，看上去身子单薄，可同室的一个家伙教过他几乎绝活。那人当过几年侦察兵，在他的调教下，上官跟人交手，往往处于上风。跟周静谈朋友以后，虽说文明了不少，还是背着周静，跟韩柯拼过一次老命。

上官在星巴克咖啡店足足等了两个小时，卡布基诺三杯，总算把周静等了出来。周静面红耳赤，不知是福是祸。上官说，又是陪酒的工作？周静捶了他一拳说，想哪去了，这是文化局，文化，懂吗？有文化吗？上官说，我文盲，文盲。快说说，面试通过了？周静说，当然通过，毕竟读了三年大学，不是吃素的。上官说，吃荤吃素先不说，是什么工作呢？周静有些不高兴地说，工作怕是不大好，去街道文化活动中心。文化活动中心是干什么的？文化怎么活

动法？上官说，去了自然就知道了。这下，你总算对老爸老妈有交代了，用不着再去陈侠那里寄人篱下了吧。周静说，我不回去，好多事体还没搞定，让老爸他们尝尝干涉子女的味道。上官说，适可而止嘛，再说，总挤在陈侠那里也不是个事，就她那个鸡窝大点的地方。哦，对了，陈侠那家伙是不是“拉拉”啊，她不找男人，对你又太那个。周静狠狠捶了他一拳说，想什么呢？

他们经过一家小小的饰品店，上官说，进去看看。周静说，没兴趣。两个人还是走了进去。上官知道周静不喜欢珠光宝气，特意选了一对假的蓝宝石耳钉。周静说，买它做啥？上官说，你的上班纪念。周静说，贵了不买。上官说，当然。店家开价一百八十元，还到一百，店家说成交。上官说，价钱再低些好吧？店家有些发急说，还要低呀，已经亏本生意啦。上官说，九十九元吧。店家一愣，笑笑说，看不懂，看不懂。上官帮周静把耳钉戴上，看了看说，漂亮，蛮“维瑞那斯”。周静说，耳朵就值九十九块呀？上官说，天长地久，懂吧。

两人开开心心地离开小店。周静深情地挽着上官的手臂说，谢谢你。上官说，叫老公呀。周静不响。

西塘湾路小商品购物街，是个名气不小的地方，至少对于有着购物癖的那些女士们是这样。小商店杂七杂八地排列在弯曲的街道上，路面碎石筑就，颇有古典风范。房屋也是古色古香，只是太破旧了些。街上有些临时搭的售货摊，卖针头线脑的，卖烤羊肉串的，卖烘山芋的，卖炒栗子的，多是外地人。顾客大多是来淘便宜货的。有时也会有些“老外”来光顾。老外也淘便宜货，说是为了

领略一下老上海的遗风。

陈侠的“新世纪百货商店”把持了小街的居中位置。陈侠给芝麻大的店，挂了个国际化的名头，自认为棋高一着。周静离家出走，摆在面前的重大问题就是“居不易”。先是住在红树画廊二楼，住了没两天，不巧被韩柯撞见。当天夜里，上官正想和周静亲热，市场管理员带着两个保安闯进门来。管理员大声说：搞什么搞，这是画家街，营业场所，哪能当成旅馆啦？困觉去宾馆酒店。画家街是玩艺术的，晓得吧？对不起了。一对鸳鸯就这样被勒令出局。上官那些天生意红火，韩柯那里却是门庭冷落。上官想，出于羡慕嫉妒恨，告密者非韩研究生莫属。于是打上门去，面对人高马大的韩柯，上官使上了侦察兵的本事，躲闪腾挪，借力打力，居然把那家伙打了个落花流水春去也。过后查明，告密者另有其人，上官过意不去，请韩柯到自己的二楼喝酒。酒过三巡，两人称兄道弟。上官烂醉时，韩柯告别，随手点着上官的一捆油画布，大火立即升腾，幸亏消防队及时赶到。上官只大腿受了点烧伤，大难不死。韩柯以纵火罪被铐到派出所，上官为新交的哥们申诉，说是酒后失控，两人是铁哥们，他绝不会害自己。东北汉子还是进了拘留所，半个月吃饭不要钱。一场风波过后，周静只能与闺蜜陈侠蜗居在“新世纪”。

送走上官以后，周静在小小的卫生间洗漱着。她忽然觉得膝盖有些痛，轻轻拉开裤管才发现膝盖有些红肿，她朝外面喊，陈侠，有没有热水？外面陈侠应道，热水一点点了。说着走进卫生间，惊叫，哎呀，我的祖奶奶。

陈侠拎着水壶，敲开市场管理所大门。喊着，郝师傅，郝师

傅，开下门。市场管理员老郝，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开了门，睡眼惺忪地说，几点了，鬼哭狼嚎的，折腾什么？陈侠说，找你要点热水。郝师傅把陈侠让进房内，哼哼着，我以为火上房了呢。陈侠说，我那同学脚受了伤，得拿热水给她洗洗伤口……我的热水器坏好几天了。老郝道，你那个同学要住到啥辰光？陈侠说，她工作找到了，有了钞票，住不了多久了。

陈侠回到小店，给周静洗着伤口，一边埋怨，要是感染了有你好受的。有了工作高兴的吧，这叫乐极生悲。周静说，芝麻大点事，悲个头啊，悲。陈侠一不小心，碰到周静的痛处，周静大叫了起来。陈侠连连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周静感动地看看陈侠，轻声说，陈侠，谢谢你……陈侠横了周静一眼，说什么呢，谢什么。周静说，给你添麻烦了。陈侠抬头看看周静说，嘿嘿，看看，还掉眼泪了……添什么麻烦？这叫什么麻烦？我们谁跟谁呀。

周静和陈侠是大学同学，住上下铺，自然成了朋友。陈侠是外地生，经济状况不好，大学二年级时，父亲得了肺癌，只能中途退学，开了这家小店，挣钱养家。过了一年，周静的爸妈给她找了个男朋友罗彼得，美籍华人，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研究生，说一毕业就结婚。周静的爸妈是在衡山路国际礼拜堂与罗彼得父母认识的。双方相见恨晚，爸妈尤其对那位留学美国的彼得先生欣赏有加。周静对这位普林斯顿的高才生，只见过一面，碰足也就两个小时，根本谈不上了解，再说，那位老夫子彬彬有礼的过了头，慢悠悠地讲着书面语，叫她吃不消。当时周静已经和上官云桦谈朋友，自然说NO。爸妈很看不上这位画画的公子哥。长相虽说不错，可是靠画画养家，天晓得。周静和爸妈大吵一通，昏头昏脑，退学离

家出走，和老爸老妈拜拜。

夜深时分，周静和陈侠两个人挤在一张小床上，挤来挤去，谁也没睡着。周静说，我明天去找房子。跟你这么挤，够你受的了，骨架子也快挤散了。陈侠说，你要是离开，说不定我还会失眠呢。周静捶她，贱骨头。陈侠抱了抱她。周静想，陈侠莫非真是“拉拉”？

早饭过后，周静在水池边洗碗。一个女顾客走进店内，随意地翻着商品。陈侠笑脸相迎，阿姨，想买点什么？顾客白了陈侠一眼说，啥人是你阿姨。陈侠忙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大姐，随便看看吧，所有商品一律打八五折。穿着光鲜的女顾客瞥了陈侠一眼说，大兴货吧？陈侠小心翼翼地斟酌词句，不瞒大姐说，都是山寨的，不然哪里会这么便宜？顾客说，看上去，蛮像正宗的。陈侠说，是呀，高仿嘛。不然大姐也不会来看的，是不是？顾客更不高兴了，这是什么话？陈侠笑，啊，对不起，这话说得有些……顾客怒冲冲地走了出去。周静看完这一幕，大笑。陈侠也笑，说，做小生意的，就像太监伺候太后老佛爷。小李子。喳，奴才在，听主子吩咐。周静说，蛮像，蛮像，你改行去拍电视剧吧。陈侠说，形象差点，得去韩国整整容。周静说，我大概是丧门星，早晨开市就不顺。我还是出去躲躲吧。陈侠笑道，躲用不着躲，你出去逛逛也好。就要上班了，阳光灿烂的好时光马上结束啦。周静说，我想去找房子。陈侠说，工资还没有到手，就卖样了，可没人赶你呀。

周静和陈侠四处奔走，搞得筋疲力尽，也没找到中意的房子。正闷头发愁，郝师傅走进店里说，小陈老板，听讲你们正在找房子。我这里有个朋友，住新式里弄，老早也是有钞票人家，现在虽然不像从前，倒有间空房子出租。你们去看看？陈侠泼冷水说，郝

师傅给我们下套吧，你介绍的房子，我们租得起？郝师傅说，今朝天上掉馅饼了。告诉你们，二十几平米，朝向正南，打蜡地板，钢窗落地，租金只九百元。主人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看不上这点钞票的，就是想找个好租户。

陈侠说，看看吧，闲着也是闲着。一看，那间房子竟然令陈侠十分中意。这个郝师傅，脑子别筋了？

搬来的那天，周静正在厨房里吃晚饭。房主宋家姆妈走进来，在炉灶上煎荷包蛋。忽然，一只盘子推到周静面前，上面两只热腾腾荷包蛋。周静纳闷地看着宋家姆妈。宋家姆妈说，别看了，快吃，冷了不好吃的。工作一天了，辛苦。周静说，你吃什么……宋家姆妈说，我吃过了。有你这个邻居，我安心多了。闹猛啦，不冷清啦。宋家姆妈六十多岁，干干净净，举止端庄，言语得体。看得出，年轻时是个绝色佳人。宋家姆妈看着周静不紧不慢地吃饭，点着头说，周姑娘肯定是好人家小囡，看得出的。为啥住到外面来？周静说，上班方便点。宋家姆妈说，是呀，交通不便当，堵车，你们上班的小年轻，不容易的。我这房子老了，老鼠蟑螂都有的，夜里当心些。周静说，我不怕的。宋家姆妈又说，地板多年没有修过，夜里走动会吵你的。周静说，不搭界的。

宋家姆妈说得不错，地板是旧了些，楼上一动静，住底楼的周静听得清清楚楚。夜里，起了风。她听见楼上宋家姆妈房里有细微脚步声。风大时听不见，风停时，听得分明。后来，竟杂有嚤嚤哭泣声。周静屏气细听，却又没有了。风大了，杂音隐去了，她也蒙眬睡着了。

过了两天，吃早饭时，又是两个荷包蛋摆在周静面前。周静难